

文学ABC

洛阳花开

□张诗晨

在我的记忆深处,一直觉得北方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沧桑和厚重,像黄河的颜色,像父亲粗糙的大手。在北方,似乎连风都不愿意悄无声息地来去,总要留下些什么才算不虚此行:被磨去棱角的石头,奔腾不息的壶口瀑布,将一种特有的地域气节,吼上九天之外的云霄。

被称作中原明珠的洛阳,骨子里有着其他北方城市所不具备的柔和,太多苍劲的故事,太多温婉的柔情在这里汇聚。我想,如果文化有形,一定是这座城市的样子。古迹终究逃不掉隐没的宿命,与城共历这些岁月至今的,恐怕只有牡丹了。

“明朝游上苑,火速报春知。花须连夜发,莫待晓风吹。”对圣旨的无视,第一次使一种花有了“傲视群芳”的名声。看似为花,实则非花,云谲波诡的政治局势,一触即发的矛盾,只有女皇和牡丹相依互知。

我喜欢一个人在四月寻访含苞的牡丹,踏遍洛阳城中大小不一的街道,感怀一个使洛阳光芒四射的女人:武则天。昔日的恢弘霸气与兴衰荣辱早已退下,改朝登基的壮景被战火烽烟覆盖,她留在洛阳的遗迹,于斗转星移间,沉睡千年。洛阳最美的季节,眼前的种种美景,真的与她无关了吗?

四月,百花盛开,万物复苏。花神降临在这座城市,城市也因花而名。

四月,古人眼中醉人的“阳春三月天”,洛阳四处,冷意渐融,鸟语花香。

一个属于这座城市的季节,自古如此,今朝亦然。

又是洛城花开时,落英缤纷,俏上枝头。整个城,犹如一朵当空怒放的牡丹,镌刻于华夏文明之中。

家有儿女

豆腐渣工程

□小雪

每天给女儿做早餐,我都煞费苦心,总想着既要让她吃饱又要保持营养均衡。

昨天一大早,我先用豆浆机把泡好的豆子打成豆浆,然后将过滤出来的豆腐渣加点白面,再打上一个鸡蛋,加点盐和葱花搅匀,小心细致地平摊在平底锅里。

不一会儿,小火把饼烙得两面金黄,我把它切成小片摆在盘里,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饼,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我乐呵呵地端着盘子走进女儿的房间,女儿不情愿地睁开睡眼,看了一眼不屑地说:“妈妈一大早起来,原来做的是豆腐渣工程呀!”

你说我说

油菜花之美

□魏杏丽

朋友邀约:“天气晴好,乡村的油菜花开了,来看花吧!”

油菜花是花吗?在植物学上,应该是,但在审美上,似乎很多人看不入眼。有人调侃:“油菜花如果算花,那韭菜花、菜花岂不都成了花?”

在人的思维中,真正的花是迁至庭院、移于卧室,需精心侍弄的,譬如牡丹、兰花、梅花、海棠等。

朋友去年退休后受聘于一乡级医疗养老机构,工作干得风生水起。我们一行人来到开满油菜花的地边。瞬间,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,满眼尽是金灿灿的花儿,开得热烈奔放,开得激情四射。旁边一水库,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午后斜阳,泛出粼粼波光,真是一幅绝美的田园风景画。此时,再没有诗情的人也会心旌摇荡,暗自赞叹:什么叫生机勃勃,什么叫天地大美……

我们忍不住追问朋友:“你怎么在这乡野之间发现了这么好的景色?”他说:“油菜花其实寻常可见,只要有一双捕捉美的眼睛,就能在寻常中发现不寻常的美。”

是啊,我记起小时候,老家的路边、田埂上、房前、屋后,时时见到零星生长的油菜花,在春风中摇曳绽放,但很少有人驻足观赏。

朋友娓娓道来,他身边的同事——那些平凡的护工们,大多来自乡村,虽然没有高学历,没有精深的专业知识,但友爱团结,认真执着,对非亲非故的老人体贴入微,对行动不便的患者精心照料。

站在花海边,我想:一个人,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生活?是不是应该像油菜花一样,热烈怒放,静默结籽,在平凡中拥有自信,在普通中超越自我?



绘图 仁伟

五味人生

当新鞋遭遇小雨

□张文莉

当新鞋遭遇小雨,新鞋的登场就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“秀”。

我刚买了一双漂亮的浅灰色翻毛皮休闲运动鞋,这双鞋虽漂亮但不耐脏更不易打理,我自然非常爱惜。我本想早早地换上这双新鞋,时断时续的雨却阻挡了我的出门“秀”。

阴沉着脸的天公自然猜不透我想穿新鞋臭美的小心思。与其让这双新鞋躺在鞋盒里,不如我瞅准天气穿着它出门。

可天公不作美,回来的路上下起

了小雨。小雨点们淘气地落在地上又故意沾些泥土蹦起来向我的新鞋上跳,让爱美的我心里很不舒服。

我一边挑干爽些的地面走,一边试图躲避这些让我心烦的小雨点,不到5分钟的路程让我觉得好像走了几十分钟,这路走得真累人。

当漂亮的新鞋遭遇清新的小雨,像我这样只知道臭美的人无疑破坏了两重美:清新的自然之美,内心的自在之美。唉,这样累人的“秀”不要也罢。

咱爸咱妈

父爱有点“二”

□秋天

摔死那只公鸡后,父亲就落下一个“二杆子”的外号。家里的打鸣鸡被摔死了,可母亲还夸父亲摔得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那年夏天,父亲在平房顶上晒麦,母亲下河滩洗衣服。我光着肚皮啃着西瓜在院子里晃悠,地上短小的影子紧紧跟着我走走停停,我感觉很好玩儿。一群蚂蚁正忙碌着,一群鸡在鸡圈里咕咕叫唤。“也许它们渴了吧。”我舀了一盆水往水槽里倒,可盆子有些大伸不进去,我就把鸡圈门开了一条缝。谁料,那只大公鸡蹿了出来,它扑棱着翅膀,爪子把我的手臂蹬破了。我惨叫一声把水盆一扔,转身就跑。可它紧撵着我不放,我害怕极了,双手护着脸哭喊着。就在那时,只听父亲一声大吼:“乖,别怕,爸爸来了!”接着咚的一声,父亲就到了我的身边。

父亲扒开我的手,看到眼睛没事儿,又看看我的手臂和肚皮,都是皮外伤。他这才起身朝肇事鸡跑去。一阵折腾后,父亲捉住它气愤地说:“不管你功劳有多大,你敢伤俺闺女,你就是不想活了!”

母亲回来后,见我俩在拔鸡毛,惊呼:“不年不节的,杀鸡干啥?”父亲说:“就这我都不解恨,差点儿把咱闺女眼给啄瞎了!”母亲抱着我说:“杀得好,煮了它给俺闺女养伤。”听父亲说起过程,母亲埋怨:“你都不会顺梯子下来,要是摔着了咋办?”父亲说:“都啥时候了,谁还顾得上!”原来,听见我的惨叫声,父亲直接从房上跳了下来,几个箭步就到了我的身边……

母亲嗔怪父亲:“你真是二杆子!平房多高啊,你都敢跳?”父亲说:“遇到那种情形,你也会的!”

啼笑皆非

别抱我

□彭杏鸽

那天上午,我来到学校,快走到教室门口时,听到教室里传出了吵闹声。我仔细一听,原来是班长李杰和一个叫亚丹的女生在争吵。

亚丹说:“班长,求求你!别抱我,别抱我!”“就抱你,就抱你!你就答应吧!”李杰大声说。

听到这里,我火冒三丈,立刻走进教室,严厉地对李杰说:“你太不像话了,作为一个男孩子,又是班长,怎么能随便抱人家女孩子呢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,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,我一头雾水地愣在那里。“彭老师,你误会了!”李杰笑着说,“事情是这样的,你让我负责咱班春季运动会的报名工作,我觉得亚丹适合参加400米短跑比赛,就鼓励她报名,她却推三阻四地拒绝参加……”